

【实录】

## 1986年,我的大学梦

□李晓

岁月燃起的火焰,把属于每个人的时间差不多都会燃成灰烬。在这灰烬里,有一些记忆,会在风中的翻滚里忽又亮起微光。

有三十多年时间了,每年到了高考季,我就会在梦里做高考题。做高考题不要紧,最让我焦虑的是,差不多每次做的都是数学题,往往是在梦里铃声响起,我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。按照弗罗伊德《梦的解析》所说,在梦中参加考试,这是日常生活里的压力得不到缓解,溜到梦里来排遣了。

去年高考,我与记者朋友去考场外采访,看见考场外等待的家长,黑压压的人群,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眼神,都是一个关于高考的故事。

我这样一个中年男人,又怎能忘记那年的高考经历?它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。

1986年的天空,我总觉得是灰蒙蒙的。那一年,我17岁,与7月的高考就要相逢。

那年年初,为我们家作出毕生贡献的一头老母猪突然就死了。之前,它生的猪崽卖掉以后,是供养我在县城中学住读费用的主要来源。

周末回家,妈望着我说:“娃,你不要背思想包袱,妈就是把泡菜坛子卖了,也要供你上大学!”妈对我上大学的期望,从她额头上早早爬满的皱纹就可以看出来,每一道皱纹里,都隐藏着我妈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足迹。那年秋天,我家丰收的稻子在田里沉甸甸地垂下头。我吃着我妈种的粮食,突然对这片世世代代供养我们的土地有了一种强烈的厌倦。我在山梁上的星空下起誓:我要考上大学,走出村子,把妈也接到城里去生活。

1986年的高考,首先还要经过预选,我入选了。一到5月,县城中学的高三教室里,早已弥漫着分别的气息,同学们开始在各自的毕业留念簿上轮流写下催泪留言。三年的相处,或许平时是漫不经心的,

但一到毕业季,情感就发酵得无比浓烈。

校园的清晨,我在为大西洋的暖流流向、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的分布而绞尽脑汁记忆时,林子里的蝉鸣早早就开始了,它扯着嗓子忽高忽低地长鸣,也不知是美声还是通俗唱法。

7月高考,只还有一周时间了,我回到村子里的家。我蹲在山梁上,远远望去,我家那寒酸的土房子就如打在山脊上的一个补丁。我想,等我离开村子去远方上大学,它就要成为我天幕下记忆里的旧日影像了。

“跪啊,你跪下去呀!”堂叔在山冈的荆棘丛中扒开藤蔓,现出几处瘦弱的土堆,那是我家的祖坟,堂叔让我下跪求保佑。堂叔在坟墓边对老祖宗们喃喃咕咕,说等我这个侄儿考上大学有了出息,就拿钱出来为祖坟立碑修缮。

1986年7月7日,上午阳光如瀑,下午大雨滂沱。上午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:树木、森林、气候。我发挥得不错。我堂叔就是一个山里的植树人,他三十多年间种下了上千棵树。我觉得,在村子上空的积雨云里,就有我堂叔的一份功劳,因为树木越繁茂的地方,雨水往往就越多。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的作文。

我妈已经把被子给我准备好了。那年我要报考的学校在北方,妈说,那边天冷,被子得厚一些。

在8月轰隆隆的雷声里,我的大学梦碎了,我以29分之差与大学远离,北方的那所大学校门朝我訇然关闭,命运的方向盘把我再次猛地打回了村子里。

夕阳如血,照耀着我在山冈上徘徊的孤单身影,最后,把我吞没下去。我回到家,土墙上排列着一把锄头、一把镰刀、一把铁锹,妈轻声说:“娃,这是你叔去铁匠铺给你打的。”

36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,高考,成为时间重量的一部分。



【读心】

## 我的引渡人

□洛水

“六月栖栖,戎车既饬。”几千年来,六月依然是如箭在弦上的时节。此时,麦子已经成熟,任何风雨都能颠覆所有的努力。高考也是,潜流暗涌,充满不确定性。就像麦子是父亲的河,高考则是青春的河。如今,站在河对岸,我才发现,两岸的风景原来一样好。

时间就是生命,对我来说,只是一次次在模考里出生入死:考好了,欢喜;考砸了,悲伤。那时,还不会掩饰,悲喜都写在脸上。所以,当高考前回家做“战前准备”时,父亲一眼就看穿了我的低落。最后那次模考,我考砸了,积攒一年的信心随之分崩离析。

父亲什么也没问,递给我一把镰刀,让我去割麦。父亲说,本来可用机器收的,谁想又下雨又刮风,麦子倒伏,只能手割了。父亲看看我,接着说:不过还好,麦子倒了,说明麦粒饱满,颗粒实、压力大,站着太累,就换个姿势躺歇歇,收成一粒也不会少。

我望向麦田,麦子东倒西歪的,真像父亲说的,它们站累了,在躺着歇息。我琢磨起最后那次模考,我是否也是一株压力太大的麦子呢?一年来,一次次考试、一回回悲喜,无休无止。的确,我站累了,也需要换个姿势。我挺挺腰板,跟着父亲走进麦田。

在父亲手里,镰刀矫若惊龙,到我手中,则变成了毛毛虫。望着辽阔的麦田,我心生畏惧,啥时能割完啊?我割一会儿、站一会儿,腰腿酸痛。不一会儿,父亲便把我落下一大截。我不甘心,无论身板还是体质,我都超过父亲,怎么会

【真情】

## 父亲陪考

□陈来峰

又逢高考,不禁再次回想起我那时候的高考。

我参加高考那天,天特别热,明晃晃的太阳悬在空中,好像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,一根火柴似乎就能将空气点燃。

我一早就起了床,收拾着考试的东西。父亲起得比我更早,眼睛一刻不离开我的身影。头天晚上说好了不让父亲送我,也不要他陪考,生怕我会紧张。临行前,父亲却突然说:“孩子,我正好去县城卖鸡蛋,要不,咱一块走?”

看着父亲渴望的眼神,我不好拒绝。于是,一前一后,我们各自骑车前行。县城不算远,大约半小时的路程。到了集市,父亲跟上我,说:“我送你到学校吧,反正也不远。”我没吭声,只顾低着头往前走。

当我踏进学校的那一刻,父亲说了一句:“我去卖鸡蛋了!”说罢便转身消失在人海中。

下午考试结束,走出校园,只见父亲迎面走来,他喜滋滋地说:“走吧!鸡蛋正好也卖完了!”我点点头,跟随父亲回家。

第二天,鸡一叫,父亲便翻身起床,生火做饭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临行前,父亲又跟上来说:“家

输给他人呢?

我不再磨洋工,紧盯着父亲,埋头挥镰。我的努力没有白费,开始一点点接近父亲。说来也怪,这时腰也不痛了,腿也不酸了,疲劳和酸痛似乎都融化在汗水中。衣服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,不知过了多久,我终于追上了父亲。

我长出一口气,站起身,这才发现,一块地的麦子竟割完了!我吃惊地望着父亲,他淡淡地说:眼是孬种,手是好汉!只要你弯下腰干,抬头就会发现,困难都是想象出来的。我又想起那次模考以及那些病毒般的沮丧,也许父亲是对的,我被自己的想象吓坏了。

天气酷热,父亲让我到树荫下歇会儿。我放下镰刀,手隐隐作痛,掌心满是水泡。父亲问我痛不痛,我摇摇头。父亲笑笑:你攥得太紧了,要放松点儿,才不会伤着手。不过也好,水泡破了,会长茧,有了茧,下次就不会再磨手了……我释然了,是我的心绷得太紧,才伤到了自己。

父亲是对的,成长的疼痛是生命的茧,模考砸了,高考时也能破茧而出。我笑笑,走向父亲。父亲在看麦田,他光着膀子,汗珠像麦粒一样饱满。麦子是父亲生命的河,就像阳光赶着汗珠和岁月,滚滚而下,父亲也在赶着他的麦子和人生,涉河而渡。

时光如水,或汹涌、或平静,每一段时光,都是一条不尽相同的河。高考,就是青春的一条河,水流湍急,渡河须谨慎。我是幸运的,因为有父亲这样的引渡人。

【世相】

## 一杯安心茶

□耿艳菊

麦收时节,回乡下老家看父亲,饭后一家人坐在院子里聊天。正聊着天气的事,父亲突然话锋一转,说:“前天进城,看到老李了,又是一年高考来临,他坐在那儿指挥儿子搭遮阳棚。坚持了多年的事还在坚持着,不容易呀!时间过得真快,老李老了,头发都白了,腿脚也不好了。”说完,他感慨良久。

我一下愣住了,哪个老李?记忆里快速搜寻,脑子里映出一个笑呵呵的中年人的形象——父亲说的是县城中学门口开文具店的李叔。

读中学的那几年,李叔和他的文具店对我们来说,是一种温暖亲切的存在。我们兄妹几个陆陆续续高考后,去了更大的城市读大学,后来又为工作、生活忙碌着,高考离我们远了,很少再关注,李叔和他的文具店也被留在了那段时光里。

李叔的文具店在学校大门口的东侧,精致宽敞的两间店面,店里面装修得很文艺范儿,门外两侧还种了月季和石榴,花开的季节尤其明媚温馨。李叔的两个孩子那时也在这所中学读书,女儿和我是同学,同在一个班级。

我们常去李叔的店里买文具,起初还有些照顾同学家生意的缘故,后来便完全是出于真诚的心意了。胖乎乎的李叔总是乐观开心的样子,说话亲切,待人热诚,又很健谈,很多学生都喜欢他。他的店里常常挤满了人,和他聊天说笑,像朋友一样。

李叔的文具店里有部电话,很多人能把号码倒背如流,不少家长也熟记于心。我们很多同学都来自乡下,离家远,和家里联系也就只能通过这部电话了。很多家长因为这部电话和李叔慢慢熟悉了,有时候有事干脆让李叔转达。偶尔哪个同学的生活费没了,家里没及时送来,李叔总会雪中送炭。有时候家长来给孩子送衣物,赶上学生正在上课,李叔就会邀家长到店里等。

父亲感念素昧平生的李叔对我们的照顾,曾让我把自家田里种的花生带给李叔一些,李叔很开心地收下了,然后回馈了我们更多。他送了我们不少笔和本子,一年都没用完。

对于李叔来说,每年都有一件郑重以待的大事,那就是每年高考时,为等候考生的家长免费提供歇息场所和茶水。

这件大事从他在开文具店的第二年开始了。头一年,他目睹了考场外那些家长的焦急和不安,他们顶着烈日眼巴巴地望着寂静的校园。那种情形触动了李叔,他想起自己去世的父亲也曾对他抱有很大期望,但他到底是令父亲失望了,没考上大学。可怜天下父母心,他想为这些家长做些什么。

第二年,李叔买了几个遮阳棚、一些桌椅,放在文具店门前的空阔处,请家长们坐下来耐心等待。每个桌上都有泡好的茶水,让家长去暑气燥,安安心心地度过这段等候时光。

一年又一年的高考,一届又一届的学生,父母陪伴着孩子、守候着孩子,而李叔每年都陪着他们一起走过。直到他老了、头发白了,还在尽自己所能,为身边的人送去一个普通人的温情和善意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孔昕 美编:陈明丽